

◇ 负喧元 解良专栏



解良,辽宁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小说、散文作品见《小说月报》《北京文学》《长江文艺》《小小说选刊》《散文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草原》等期刊。出版小说集《兴京街》、散文集《赫图阿拉的月亮》等。现居北京。

外孙女六个月大的时候,女儿休完产假上班了,我妻子一个人带外孙女,做饭,洗洗涮涮,实在忙不过来,我便赶来北京给她当帮手。她将一样育儿工具递给我说,你试试吧。我问这是什么?妻子现场为我武装,一款靠椅式软凳儿贴在我肚子上,肩带搭上我双肩,将软凳左右两边甩出来的尼龙搭扣在我腰后咬合,从床上抱过外孙女放到软凳儿上坐好,叫我搂住。我笑了,这就是腰凳。

开始,我不习惯用腰凳,出门在外怕路人见笑,坚持徒手抱外孙女。三伏天抱孩子,犹如抱着一只小火炉,孩子热,大人也热,时间长了累得肩疼腰酸。女儿,女婿,妻子,无论在家还是外出都是系上腰凳带孩子,运用自如,没有一点难为情。我尝试了几次,觉得腰凳确实好用,可以面对面抱宝宝,横着侧着抱宝宝,

腰 凳

既安全,又省力,宝宝同样自由自在。渐渐地,我也用好了腰凳,无论到什么场合都用腰凳,外孙女要下地走一走,我系着空腰凳跟在后面,还被一个人认真地问过,你系的什么保健带,有何功能?我就笑,笑此人肯定还没升级做爷爷或外公,所以不识这款育儿神器。外孙女咿呀学语,不时从腰凳上挥动小手,喊脑艺(姥爷)要央腰(香蕉),我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线。我把腰凳比作花托,擎托着一朵茁壮成长的小花,小花让我们的夕阳红生活里充满了花絮。

冬天,工业展览馆广场上汇集了“晒太阳一族”,婴儿和老人。晒太阳能补钙,能增强幼儿的抵抗力,不感冒;能改善老年人体内血液循环,促进新陈代谢,防止骨质疏松。外孙女每个星期天都来广场晒一两小时太阳,女婿用腰凳托着她,我做替补队

员。孙外女和婴儿们身穿羽绒服,或坐手推车,或坐腰凳,裸露着一张小脸蛋,面冲东方,像似一只只候在窝边张口等食的雏鸟,吸吮着太阳投放在冷空气里的紫外线。我站在一旁,耳边仿佛有儿歌在唱:“晒太阳,太阳晒。太阳公公奖我钙。”

外孙女从腰凳上咿呀学语,到身系学步带蹒跚行走,从蹬着滑板车嗖嗖跑,到清华泳池里搂“狗刨”,现已五岁,腰凳也存入我记忆的博物馆,每次看见用腰凳带孩子的年轻父母和爷爷奶奶,我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。在公交站牌下,一位年轻的爸爸将腰凳上睡着了的儿女贴在自己胸前,一边等车一边低头翻看捻动的手机屏幕,样子极像袋鼠妈妈怀里揣着萌宝宝。这个画面透出新时代亲子关系的和谐,让我感到特别的亲切;在超市收款口,一位大妈一手推装满蔬菜的购物车,一手揽着坐在腰凳上的周岁的孙子,排队付费,慈祥的脸上写满祖母对孙子真挚而朴素的情感,我为之动容。这温馨的场被我摄入内心,成为我记忆中最美的储存。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,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,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晨醒,不知几时,窗外有飞蛩低鸣。天色起了,月便渐渐迷糊,懒睡成了一抹晕开的牙白色。半天里倒有几撇轻云,在深青灰布面底子上,游来荡去。

天的深灰渐渐褪去了一二分,又被敷上了一重新的颜色,一重灰一重蓝,成了深蓝灰,衬得云更好看了。原本菲薄的白,如今又加了一重,先前显得轻飘飘的云,这忽儿跟长胖了似的,干脆停在半天动不了了。白胖的停云衬得天益发趋于阒静,安宁得有些慈悲。

“停云,思亲友也。”这是陶渊明诗《停云》里的序,他的云积了雨,蔼蔼荫翳。雨来雨歇,云行云停,惟“停”字慈悲,可承载思念。

停 云

人的行止亦如是,走走也须停停。来来去去,总得寻一席之地暂歇,歇好了再停停当当前行。譬如“乌台”一案后,苏轼“停”在了黄州,东坡开荒地,也筑雪堂,停些时候才有了“谁怕”的徐行。白居易老了以后干脆“停”下来营闲事,打理菜畦、浇花浇菜,其余便饮酒喝茶。太白“停杯”问月却照见了自己的孤独,陶庵停在西湖做了一个冗沉的繁华梦,梦外亦只剩他的孤独……我“停”在光阴的这一端,看他们行一程歇一程。他们与世俗人一样,不过在时间里停了一回。他们又不同于世俗人,日月淹忽,他们还在长长久久地走。

宋乾道三年,朱熹也有一程行止,由新安往长沙访张栻并会讲岳

麓。是年冬,二人结伴游衡岳,过楮洲浦湾时,见山川林野风烟景物一如诗境,便靠岸停船歇了一夜,再又往衡山。那日停云霭霭,天寒欲雪,衡云湘水,于斯攸归。

后来,人们将此地命名为“朱亭”,意为朱子停歇处。

朱亭就在湘江畔。我在朱亭看天上停云,也看湘江北去,如同看苏轼朱熹们的行止。

我看停云时,也起思念。

记得祖父在世时,最爱哼《空城计》,第一句是“我本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”。他唱的时候,并非像京剧演员一样,将这一句算作铺垫,重点在后面的苦心孤诣。他唱的重点就在散淡上面,喝了点酒会更不一样,眯缝着眼,轻轻缓缓地击节,脑袋随着韵律曲婉摇晃,是真散淡啊。

那日,天上也有白胖的云,慈悲地停了半晌。

知 母

知母,是草,也是药,中药。所有的中药都具有母性,所有的草都是谦卑的。

五月里,我到亳州去。亳州是中国著名的药都,华佗的故里。在亳州的中药大厅里见到知母,知母的根,苍老的根,黄棕色。我拈出一根来嚼,微微的草木气和泥土气之后,是微微的甜,和微微的苦。这是年老的知母。

年轻的知母呢?抬头,年轻的知母在高挂的照片里。一丛无邪生长的葱碧知母,叶片纤瘦呈披针形,叶由基部丛生,欢喜披拂于风日里,像一群十七八岁的乡下姑娘,还没有出嫁,还没有经历浆纱缝补的艰辛日子,她们相约着去垄上看花。我想,年轻的妈妈当年一定也是这样,紫衣翠袄,像绿叶丛中亭亭探出的一枝知母的花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上说知母“味甘,性寒。主治消渴,消除热邪;治疗肢体浮肿,通利水道;补益不足,增添气力”。这就是知母,不论自己是甘是寒,还是如此普通平凡,惟知自己的

使命便是救病体于水深火热中。这便是一味草药的母性。

闲来乱翻书,原来知母这名字是有来历的。从前有一采药老太太,无儿女,给穷人治病也不收钱。眼看年老,后继无人,于是想出认子授艺的法子,但一连认了两个儿子,都是势利之徒,识药的本事就没传。后来在一次乞讨饿晕中被一樵夫所救,并认作母亲,当作亲母一般奉养。老太太临死前央樵夫背她上山,一一指他认药。老太太问樵夫她为什么会选他传艺,樵夫说,妈妈一定是想找一个厚道之人来传,不想居心不良之人识药行医来发财坑害百姓。老太太笑了说,你真懂得我的心!于是指着脚边那一丛还没有名字的草药说,就叫它“知母”吧!

想来,懂得心意才最可贵。想起自己的少年,想起在母亲身边的那些旧事,不禁羞惭。那时,家境窘迫,母亲虽爱打扮,但也只能常常衣衫粗陋。有一年冬天,临近过年,我看见母亲站在镜子前,一个人悄悄试穿一件秋

香色上衣——但我没有看见我的新衣。我愤怒至极,当着母亲面,抽出剪刀来剪碎了它……如今,我也做了母亲,也到了母亲当年试新衣的年龄,我也爱美爱置新衣,想起当年的那一剪刀,一定伤得母亲流了许多泪。

其实,不是女人做了母亲就不该爱美爱新衣了。天下所有的母亲,所有的女人,不论多老,在一面明亮的玻璃镜子前,她永远只是一个小小的女人。小小的女人,想要美丽,想要自己欢喜自己的样子,别人见了也欢喜。

夏天去商场,给婆婆挑衣服。婆婆胖,衣服难找。但依然挑到一件短袖,白底子上是繁复的蓝色小花。最美的是领口,镶有一圈同色打褶的荷叶边。回家递给婆婆,她喜欢得要命。春天给妈妈淘得一双布质的绣花鞋,看鞋的时候,心情奇怪,觉得仿佛是给自己的女儿买鞋。想象着妈妈穿上它美美的样子,心里一阵甜蜜。

在岁月的路上绕了一大圈之后,终于开始懂得母亲的心意。以一个年轻母亲的心抵达当年另一个母亲的心。是啊,知母,知母。照片上,一丛知母青叶婆娑,而我,在一味中药面前,想起往事。

◇ 草木慈悲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,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,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,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